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奇观书系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甲骨文解谜

罗 琨  著

JIAGUWEN
JIEM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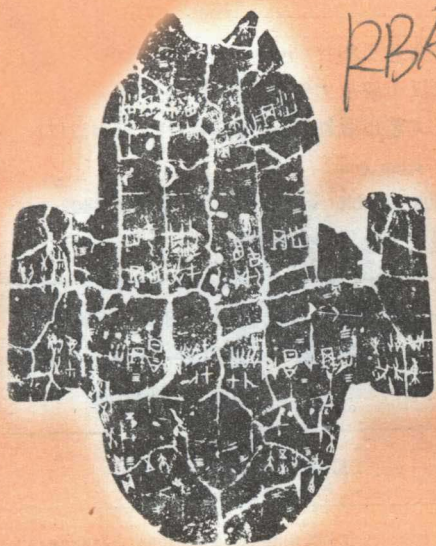


K877.14/5

甲骨文

罗琨 著

解谜



RBA36/04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骨文解谜/罗琨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54-2331-0

I. 甲…

II. 罗…

III. 甲骨学-普及读物

IV. K877.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226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中南核工业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K·96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一百年前，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惊世发现，那就是安阳小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这种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此前学者们从未见过，也从未有记载过的。后来学者们研究确认了这是商代王室遗物，惊呼“山川效灵，三千年一泄其秘”。一百年来，一代代的学者薪尽火传，收集资料、编辑刊布、研究破译，乃至进行科学发掘，进行大规模的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学问——甲骨学。如今甲骨学已经成为显学，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用当时文字记载下的史料，否定了商代是传说时代、原始社会的观点，为重建远古文明的大厦奠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一百年前，中华大地正处于动荡与忧患之中，一方面，西方列强打破了清廷的闭关锁国，另一方面，又是清廷的极度腐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后连续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俄国侵入了我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葡萄牙强占了澳门……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去了更多的土地和主权，仅俄国，在此后不及十年的时间内，就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西方列强都要来分一杯羹，明治维新后的东邻日本也在觊觎丰饶的中华大地，1874年出兵侵占台湾未遂，后吞并了琉球，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威海卫，我北洋水师覆没，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为了挽救危亡，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探索，1842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出版，全面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857年第一位西医留学英国归来，行医于广州；1862年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新学堂“京师同文馆”成立；1872年詹天佑等第一批官费生赴美留学……此后各地纷纷兴学堂、开报馆、办实业。1879年薛福成著《筹洋刍议》更提出变法的主张。

但是，清廷却日益腐败，光绪宠幸的珍妃，生活奢侈，除衣食日用外的三百两年例不够挥霍，大肆卖官鬻爵。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之战的那一年，翰林院大考尚未揭晓，曾作过珍妃家庭教师的文廷式摆宴自矜，说珍妃许他名列第一，待揭晓，果然如此。又一广东新翰林则是当众递交800两银给珍妃之兄，打通了关节的。此外，广为当时人所知的还有：卖官上海道鲁伯阳、四川盐茶道王铭等。是年，珍妃卖官案发，京城沸沸扬扬，从光绪谕旨可知，该案涉及内外交接的太监30余人，还有奏事处总管郭小东子等均被“杖毙”或秘密处死，对珍妃则命皇后严加管束，后又加幽禁^①。1899年的戊戌变法，是进行改革的一次尝试，相传珍妃支持新政，在清廷最高的权力之争中被迫就死，从而赢得后人的同情。然而“支持新政”的光绪宠妃犹如此，清廷腐

① 商衍瀛：《珍妃事实》（稿）该文曾刊于文史资料。作者商衍瀛（1871—1960年）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讲衔，京师大学堂斋务提调、教务提调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家乡时住所曾与文廷式相邻，时文廷式随父宦游广东，被广东将军长善延聘入署，教其侄女（长叙之女，后来的瑾妃、珍妃）；珍妃卖官事发，适值商氏在京应顺天府试。

败可见一斑。更兼当时上有帝后之争，下有官场倾轧，社会上更有保守思想的阻挠，新政难以推行，百日维新终于失败。

民主革命之火，开始在地下酝酿、奔突，终于在 1911 年爆发辛亥革命，焚毁了存在了数千年的帝制。这是一个破坏旧世界和建立新秩序的时代，需要时间慢慢抚平内忧外患的创伤。

所以，在殷墟甲骨文发现的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学术发展步履艰辛的时代。今天所说的“惊世”之发现，实际上最初仅引起少数学者的注意，几十年后，当甲骨学成为一门显学时，最早一批学者早已谢世。这一惊世发现究竟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都已模糊不清了，要了解这一段往事，还要细细分辨前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踏上寻访之旅。

目 录

前言.....	1
惊世之发现.....	1
1. 第一位鉴赏收藏者	1
2. 第一部甲骨著录书	10
3. 第一本甲骨文考释专著	16
4. 揭开甲骨出土地之谜	24
探访发现之地	32
1. 洹上访古	32
2. 殷墟发掘	43
3. 开启大库	57
甲骨文字的破译	70
1. 古代的“小学”	70
2. 甲骨学的出现	78

3. 甲骨文的考释	87
4. 甲骨文内涵的发掘	100
 汉字发展长河中的甲骨文	112
1. 甲骨文与“六书”	112
2. 甲骨文中的远古信息	129
3. 汉字探源	142
 甲骨文商史解谜（上）	162
1. 高祖夔与对先世来源的猜想	162
2. 王亥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171
3. 上甲与“河念有易”的故事	180
4. 上甲六世与“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记载	189
 甲骨文商史解谜（下）	201
1. 大乙与“成汤革夏”	201
2. 武丁与“高宗伐鬼方”	212
3. 妇好与“牝鸡司晨”	219
4. “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230
 余说	244

惊世之发现

1. 第一位鉴赏收藏者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流传最多的是王懿荣服药识甲骨的故事。

王懿荣（1845—1904年），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学者、古文物收藏家。相传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秋，王懿荣患疟疾延请太医，处方后，家人自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购归，王懿荣一一亲验，发现一味名“龙骨”的中药上有古文字，遂派人用重金收购，开始了有字甲骨的收藏。这个故事流传虽广，但学者们相信的却不多，因为第一，所谓“龙骨”，实为上古大动物遗骸，旧说山野之间龙有蛻骨，可以入药，味甘平。民间验方有用作刀创药的，是否能治疟病则不得而知；第二，龙骨入药，都是研碎出售的，而且据安阳小屯村民讲，药店不收字骨，所以从购回的中药里发现甲骨文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当时菜市口外，没有达仁堂药店，而且王懿荣当时居住在王府井锡

拉胡同，附近不乏大药店不当舍近求远到菜市口买药，所以这个故事不可信。

这一说法最早见诸文字的是1931年《华北日报》，其副刊“华北画刊”89期上有一篇署名“汐翁”撰写的《龟甲文》，稍有不同的是说1898年王懿荣患病，刘铁云在他的药中发现龟甲上有文字等等^①，参证刘铁云等首批从事甲骨文收集、研究、流传学者的序跋、日记，可知多处失实，显然是来自道听途说，“汐翁”当即也是“贾雨（语）村言”之类的化名。关于服药识甲骨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见于国学大师章太炎书信，他说甲骨文“原其初起，乃刘铁云得之于北京西河沿药铺，以伪充龙骨者”，并由此推断所谓甲骨文，不过是造假者所为^②。这当然是误解，现在看来，不同版本的服药识甲骨，应都缘于安阳小屯的甲骨曾被收购入药，而出现刘铁云是第一个发现者之说，当与《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著录书有关。

此外，近年出版了明义士的《甲骨研究》一文，作者是意大利人，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1914年开始在安阳收集甲骨，他是研究收集甲骨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人士。文中记述1914年范姓骨董商对他讲甲骨发现的经过：王懿荣到某药店买龙骨，得一有字龟板，问来源并求购，许价每字银一两。是年秋，范姓骨董商卖与王懿荣甲骨12块，每块银

① 参见董作宾、胡厚宣编辑的《甲骨年表》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 金祖同《甲骨文字辨证》上集，章炳麟致金祖同书第二札。

二两，次年又得 800 块售与王懿荣^①。对于了解甲骨发现的早期情况，此文是有价值的，它揭示一种流传极广的说法，即王懿荣于药店得字骨及甲骨炒卖到每字银一两的说法，均来自骨董商。王懿荣为何去药店买龙骨，除了近年一些小说家用猜想来诠释外，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中药店而言，龙骨用的是兽骨，龟板则是另一味中药，与龙骨无涉，就是小屯村民也是分龟板、龙骨两种出售^②，只有后来出售甲骨于骨董商，才不再区分龟甲牛骨，统称“带字骨头”，或“骨头”^③。所以，买龙骨得龟板说仍是不可能的，明义士的记述依然难释王懿荣服药识甲骨之谜。

由于服药识甲骨仅仅是一个故事，王懿荣究竟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有人提出质疑。

此事缘于天津也有两位学者、早期甲骨收藏家王襄、孟定生。孟定生（1867—1936）名广慧，号“白云山人”，收藏以大钱为最出名，收藏甲骨也有 400 余片。王襄（1876—1965）号簠室，他在所藏甲骨文临本、拓本的题跋中，记述了自己收藏、研究甲骨的一些情况，晚年又写过一篇《簠室殷契》，比较系统地回顾了有关经过。据他所说 1898 年农民收获花生，偶于地中捡到甲骨，引起一范姓骨董商注意，开始见而未收，到天津售古器物时谈及，听孟定生说可能是古人记事的遗存——“古简”。次年秋携来求售，“巨大之骨，

① 转引自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李学勤序，齐鲁书社 1999 年。同书 523 页录 1933 年齐鲁大学石印明义士讲义为“价每字银二两”。

② 见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刘梦溪主编：《中国近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159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③ 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计字索值一金，同好力不能得者，尽已携之京师”，“据云：尽售诸王廉生（即王懿荣），得价三千金”^①。因此，一些论者认为甲骨文的发现应在 1898 年，最早的发现者不是王懿荣，而是王襄、孟定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天津的一些刊物连续发表文章，纪念王襄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功绩。甚至在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此事也引发了争论。

实际上早有学者论述过，这两说并非不可调和，收获花生，当在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引起骨董商注意。携至京津求售，还要稍晚一些，所以 1899 年说与事实当无大出入，很可能王襄、孟定生、王懿荣先后都分别判断出是古文字，并加以收藏^②。当然，孟定生最早提出的“古简”说，推动了骨董商对殷墟甲骨的重视，功不可没，但当时毕竟尚未见到实物，只是推断，真正认识和收藏仍在“次年秋”，即 1899 年。而且天津两学者无论是知名度、财力，还是社会地位、交际范围都无法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相比，所以他们的收藏、研究，少为人知，尤其是王懿荣死后，甲骨归刘铁云，并以《铁云藏龟》传世，产生很大影响，王懿荣作为甲骨第一发现人的声名也传播开来。

人们津津乐道服药识甲骨，是因为更多看到发现的偶然性，实际上偶然是寓于必然之中的。

19 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前，学者们对古文字的认识已

① 有关记述及第一个发现者的讨论见《王懿荣集》附录：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发现、胡厚宣《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等。

②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有深厚的积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字头标以篆文，同时还记录下一些字的古文和籀文的写法。北宋初年，郭忠恕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71种字书、写本、石刻中的古文字，编成《汗简》，稍后，夏竦（985—1051）在《汗简》的基础上，编成《古文四声韵》（成书于1044年），引用书达到98种，收录了更多写法的古文字，这部书的宋刻本一直流传到当今^①。不仅如此，从宋开始的金石学留下的著作中，也收录了不少金文，到了清代，铜器铭文出土日多，而且由于文字狱愈演愈烈，至乾嘉之时思想禁锢愈严，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只好转入埋头考据，因而金石文字之学大盛，达官贵人更以收藏古物标榜风雅与时尚^②。这时的金石学早已突破宋代金石学的范围，铜器和石刻的收藏研究依然很盛，此外，广及镜鉴、符碑、货币、玺印、玉器、陶石、砖瓦等，分门别类都成为搜集研究对象。与此相应的是骨董业的兴盛，骨董商一方面想方设法投文人所好，收罗各种古物，另一方面还大量伪造古铜器。在清代晚期，金石学家多取重铜器上的铭文，作伪者就在无字器上刻伪字，在真铭旁加刻伪铭，如传世的尹父丁尊，原本铭文仅3字，被人在真铭前后加刻4行8字，以抬高身价。还有在修复破损铜器时，补入伪铭，要使伪铭能与真铭浑然一体，以假乱真，也要求骨董商对古文字有一定的了解，至于哪些东西能引起收藏家的兴趣，精明的骨董商更是了若指掌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骨董业以

① 《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华书局，1983年。

② 同治癸酉七月十九日陈介祺致吴平斋书：“近日吉金直成一大时尚”，转引自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

至作伪骨董商存在于不少城市，清末，以大收藏家陈介祺（簠斋）的家乡——潍坊最盛，这里的骨董商不仅面向全国作收售骨董的买卖，还大量仿制簠斋藏器出售，国内外收藏家每为所欺^①，甲骨发现以后，很快出现作伪，也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1898—1899年间潍坊骨董商范某注意到安阳小屯的字骨，向收藏家求教、求售，不是偶然的。也正因此，学者们能比较轻易地识别出这是“古简”或早于金文的古文字。

现在知道，1899年秋潍坊范姓骨董商携甲骨走京师，王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②。其少子王汉章也撰文说乃父断定其字“非篆非籀”，当在已知的古文字之前，“界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③，后来才有陆续的收购。王懿荣是一个大收藏家，当他发现了这种罕见的珍贵文物后，一方面要骨董商继续为他收集，一方面“命秘其事”^④，要骨董商为他保密。作为收藏家，这种心态也很自然，谁不希望自己的藏品珍贵而又独特呢，而且，王懿荣的地位和财力是王襄等无法相比的，他能够提出这种要求。但天却不遂人愿，王懿荣未能成为甲骨的唯一收藏者，却使他的发现和收藏经

① 参见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古文字研究》11辑，中华书局1985年。

② 《铁云藏龟》刘铁云《自序》。

③ 王汉章《古董录》，见《河北第一博物馆画报》1933年50期，又见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

④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又，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陈鸿祥前言征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过鲜为人知，造成种种猜度，留下了一系列的哑谜。

例如王懿荣究竟收藏了多少甲骨，有不少传言。这批甲骨后来大部分于1903年作价“四百金”归刘铁云。后者作为一个实业家，在购入时曾向包括骨董商在内的一些友人探询，结论是王懿荣主要收购两批，第一批购自范姓骨董商，800片，共二百金；第二批购自赵姓骨董商，数百片，共百余金。这两批当不包括范姓骨董商最初售与的12块。据后来甲骨学者的详细统计，王懿荣所藏除归刘铁云的1000余片外，尚有100余片散见他书的王氏故物，估计王懿荣所藏约1200片，最多不超过1500片。据刘铁云的查访，其中最大的“不过二寸径而已，并未有整龟也。德宝云有整龟十余片，共价十七两，皆无稽之谈矣”^①。这片最大的为一龟甲上部，50余字（见附图），孟定生曾特地请王汉甫写信介绍，专程赴京拜见王懿荣，求得观赏此甲，后来此甲归王汉甫，售与前天津北疆博物馆，今藏天津历史博物馆。1939年唐兰曾将其拓本著录于《天壤阁甲骨文存》。^②

又如，当时甲骨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如前所述，流传最多的是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后，卖到每字银一两（王襄文）、二两（明义士文），甚至还有传言“每字银四两”^③。这种“天价”使今天的一些人还津津乐道，甚至有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也重复：端方收购每字酬银二两五钱，“小屯村人至今

① 刘铁云“壬寅日记”，见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

② 胡厚宣《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腹甲卜辞》，《殷都学刊》1987年1期。

③ 《王懿荣集》540页，引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传为美谈”、“王懿荣使昔日数钱一斤的龙骨成为每字二两五钱的古董”。传言使老鼠变成大象，屡见不鲜，何况涉及如此敏感的收入问题，然而只要认真读一读王襄、明义士的文章，就可以知道这些话除传言外，多来自骨董商。“每字银一两”，最早充其量不过是王懿荣戏言的“悬赏价”，更大可能是骨董商为卖高价进行炒作的虚言，因为即使相信范姓骨董商对明义士之言，王懿荣也仅有 12 片是以每片银二两购入的，后来的 800 片，出价“二百金”，每片仅合 0.24 两，其中一片 50 余字，可见“每字银一两”纯系无稽之谈。而范姓骨董商得价二百金，却告诉王襄得价三千金，可见骨董商所言水分之大，是不可信的。

还有，王懿荣除了是甲骨最早的发现、收藏者之一外，是否进行了研究。有人根据王氏后人的回忆，大加发挥，说王懿荣对甲骨如何“细为考订”，认定是为“商代卜骨”，释出若干文字并对照《史记》印证了商王庙号，遂使消息不胫而走，在北京造成一时轰动等等^①，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王懿荣没有留下有关甲骨文的任何著述，当时只有 9 岁的王汉章 30 年后写下的《古董录》难免有不确切之处，何况再加发挥。而且王懿荣虽然是第一位甲骨大宗收藏者，但甲骨在他手中的时间不长，1899 年秋，王懿荣始见甲骨，这时他已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而政治形势却开始进一步动荡，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这些都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恐惧，对义和团究竟“剿”还是“抚”，往往

^① 见仁言《大放异彩的地下档案库——漫谈甲骨文》，《文物天地》1984 年 5 期；刘志伟《王懿荣一片甲骨惊天下》，《中国文物报》1999 年 6 月 30 日。

举棋不定。1899年12月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任命袁世凯进行镇压；1900年1月又改为“招抚”，引起列强强烈反对，先发照会，3月又威胁要武装干涉。5月义和团逼近北京，6月8日联军攻陷天津，帝后西遁，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7月八国联军大举进犯，8月15日北京城破，王氏夫妇殉难。从这个时间表看，王懿荣恐怕没有可能去对甲骨“细为考订”。



王懿荣像和他收藏的最大一块甲骨，中间一组卜辞记乙未这天占卜，问今日王到光地狩猎，有擒获吗，会不会有擒获呢。验辞果然有很大收获，计擒乳虎2、兕1、鹿21、豕2、麋鹿127、虎2、兔23、雉27。兕，一说是雌犀牛，当时存在于黄河流域，后面还可以看到武丁逐兕遇险的故事。

我们不该苛求前人，认为只有对甲骨有了科学认识才算发现者，也不该无端溢美、拔高，给发现者加上虚幻的光环，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在19世纪后半叶，安阳小屯村民已将翻地所得甲骨毁掉或售与药店，由于王懿荣等人的发现，甲骨文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避免了毁灭的命运，为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留下极其宝贵的资料，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永